



◀ 拜谒“芳林嫂”原型大老股墓

作家刘知侠先生的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闻名遐迩。小说中的巾帼英雄芳林嫂更是妇孺皆知，名扬天下。相关资料显示，芳林嫂这一人物形象，是根据三个女性英雄的抗战事迹综合塑造而成，薛城区常庄镇店子村，有位叫黄学英的老人，人们都叫他“大老股”，她就是芳林嫂的原型之一。日前，本报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采访组一行几经周折寻访到了“大老股”的后代，并详实记录下了这位老人为铁道游击队当谍报员的抗战故事。

她也是“芳林嫂”

——抗日女英雄黄学英寻访记

■ 记者 杨军 孙明春 孔浩 文/图

70年前，中国军民在亚洲战场牵制敌人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。自1937年至1945年，中华民族与侵略者殊死抗争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2015年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本报“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”专题采访组一行，实地采访调查，追索胜利背后的家国情怀，寻访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。

寻找大老股

大老股在薛城一带名声很响。人们都知道她是铁道游击队里芳林嫂的原型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她为铁道游击队送情报、掩护队员、与日本鬼子英勇搏斗的事迹传遍全国，也曾激励着一代人同仇敌忾、不忘历史、发扬和继承革命传统。今天，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，抚今追昔，我们由衷地想到了这位革命

老人，到她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，寻找她的足迹，缅怀这位名声大震的巾帼英雄。

过去，人们都管她叫“大老股”，也有叫她“股大脚”、“瞎老股”的。她究竟真名叫什么？家在何处？记者一行根据有关线索，来到了薛城区南部邻近铁路的沙沟镇沿线寻访。据当地一位老乡说，大老股的婆家姓股，家

可能是在沟镇下股庄。我们驱车到了该村，可是村里人说并没有这么一位老人。又折回沙沟镇，副镇长杨家军又四处打听，一个电话打到了常庄镇的六炉店，也没有。最后终于打听到了，大老股是常庄镇店子村的。我们喜出望外，立马驱车赶到了店子村。



“芳林嫂”原型大老股黄学英

回忆大老股

在店子村村委会，大老股的孙子股宪猛、叔伯侄子股昭爱等人已经在等候记者的到来。大老股的家人十分激动，82岁的股昭爱泪眼汪汪地说：“纪念抗战胜利，你们没有忘记俺大伯母，俺打心里感激！”

股昭爱老人从身上掏出手帕里包着的照片递了过来：“这是我们保存的伯母的最后两张照片，唯有这遗物是她挎的那个要饭篮子，早年被送到了革命历史博物馆，家里老人啥都没撤下。”看着这位革命老人的照片，是那么坚毅，那么慈祥，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“芳林嫂”大老股啊！我们的眼睛湿润了……

据股昭爱老人说，伯母要是活着的话得107岁了。她的婆家姓股，真实姓名叫黄学英，娘家是薛城区临城镇古井村。老人一生都清贫，没过过好日子。她长着扁圆脸，嘴薄眉稀，眼睛小，个高，一双没被裹过的大脚。听老人们说，日本鬼子进入临城那年，她40多岁，以卖油条、烟卷为生计，其实，那个时候她就以这种身份作为掩护，为铁道游击队、八路军做事，是地下情报员。她的娘家古井村就在老临城火车站边上，“一拱洞子”（桥名）上沿就是她的娘家，那里她很熟，路口小巷，七转八弯，她闭着眼都能摸

得到。她身穿带大襟的破旧衣衫，胳膊上挎着篮子，看上去邋邋遢遢脏兮兮的模样，不引人注意。她经常出没在车站大墙里、鬼子的军事区域，装作拾煤焦，吆喝卖油条、烟卷，而她的篮子底层放着共产党的传单，有时藏着重要情报。不管是天阴下雨，还是白天黑夜，她只要接到上级的指示，立即就冒着风险传递或口头报信。她经常在大楼、老盐店、和济堂、石门外、水楼子等地方分撒带进来的大卷传单，或暗地接头报信，完成“上级”交给的任务。

大老股不单单为铁道游击队送情报，她还勇敢地参加抗击敌寇斗争。暗地里她借送情报的机会，只要是碰到有敌人单枪匹马，她就一反常态，抢夺鬼子的枪支，与敌人英勇搏斗，视死如归。一次，在临城西的西丁桥，路过一块用树枝围起的圈地，她见一个鬼子在里面抱枪打盹，便突然上去夺过鬼子的枪就跑；在古井的“一拱洞子”检查口，她正在那里叫卖香烟、油条，突然间碰到两位铁道游击队队员在与一名鬼子搏斗，她放下篮子就上去帮忙，厮杀中她从鬼子后腰部抽出刺刀向其胳膊猛刺，三人配合下，大老股从鬼子手中夺走了“三八大盖”一支。

1942年3月，铁道大队回山里

整训，队伍里的八区区长股华平“转脸”（叛变），投靠临城日寇伪兵队。随后铁道大队中队队长田广瑞又叛变，他们网罗一帮地痞流氓投靠日本人，在微山湖郝山一带作恶多端。那时，大老股的身份被叛徒出卖，鬼子到处抓她。那天，和往常一样，大老股挎上油条篮子来到临城，卖完油条，她正准备到敌人驻地附近打听一些情况，就在她刚想离开车站，走到大街口时，忽然碰到了汉奸张开胜，他带着四五个满脸凶气的人走了过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股大脚，今天你可跑不了，带走！”她被带到了鬼子的宪兵队，鬼子特务队长松尾见大老股被抓了进来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八路军已被赶到山里，就要完蛋，你的，说出交通站的人，不然就死啦死啦的。”大老股宁死不开口，松尾火了，叫人把她关进一间黑暗而潮湿的屋子，派人刑讯。

鬼子用酷刑拷打、逼供，把她的衣服扒光，跪在煤焦堆上达八个小时，而大老股竟然没吐一个字。丧尽天良的鬼子又给大老股灌凉水，整整灌了17壶，受尽侮辱和毒打的大老股没有屈服，鬼子恼羞成怒，接着往她嘴里灌辣椒水，然后鬼子穿着大皮靴又朝她的肚

子猛踹，顿时，她的嘴里、眼睛、耳朵都往外流血，当场昏迷过去。后来鬼子又把她关进了牢房，13天不给饭吃，大老股昏迷中把一件破袄的棉花都吃光了。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也无法让她供出情报，最后把她拉到临城东门外，捆到一棵槐树上，鬼子让狼狗扑向大老股，但狼狗到了她向边闻一闻却扭头又回去了。原来，大老股被关押在牢房里多日，不见阳光，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，就连狼狗也不愿下口了。鬼子觉得从大老股嘴里实在是得不到啥口供，只好把绑在树上的大老股扔在那里。鬼子走后，人们解开绳索，救下昏迷不醒的大老股，送回了她娘家古井村。大老股在娘家养病治伤，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但是由于鬼子灌辣椒水的缘故，她的眼睛从此看东西模糊，几乎失明。后来她不再做情报工作，改做铁道队的其它事，依然忠心耿耿、在所不辞，竭尽全力为党工作。

记者见过的“芳林嫂”

枣庄晚报记者杨军，今年55岁。他曾与大老股有过一面之缘。

那还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薛城老区党委大院的事。

杨军说，大概是1966年“文革”时期，当时的薛城区委叫薛城区革命委员会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区委大院里常常会看到一位约有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有时她一个人，有时一位年轻人拉着坐在地排车的她来大院。她手臂挎着一个篮子，身着一件露了棉花的破旧棉袄，头上戴着黑色的平绒布圆帽，她眼睛很小，红红的，眯缝着眼看人，有些驼背，脚大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，区委的大人们都叫她“大老股”。记得老人家隔三差五就要到区委大院一趟，时间长了，大院的孩子就和她熟悉了，有时她还能叫上一些孩子的小名。后来听说她是位功臣，铁道游击队里的“芳林嫂”。从那开始，只要见到大老股来到大院，小伙伴们就“哄”地围上前去，叫她给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杨军回忆小时候见到大老股，觉得她是大院“蹭”饭吃的，其实不然，她每个月是来区民政部门领取她的生活补贴和救济金。据说当时老人曾去过京城，找过老战友们为她证实身份，落实政策，政府也给予了适当的妥善安排。为了照顾老人的生活，当地政府把她的儿子股武安排到了薛城区副食品公司工作。股武在2008年去世。

晚年大老股

采访完大老股的家人后，我们在其晚辈的带领下来到了老人家的墓地。在店子村南靠近蟠龙河岸的大堤下面，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，便是这位革命老人的墓穴。大老股1977年逝世，享年71岁。2005年，她的后辈们为她集资立了一块墓碑，上面落有“巾帼英雄黄氏”的字样依稀可见。若不是她的家人引路到这里，又有谁能会想到“芳林嫂”大老股，这位英雄妈妈葬在这里呢！我们在她老人家的墓前凝视良久，心情很沉重……

从店子村出来，我们又来到了大老股的娘家临城镇古井村，试图想再探寻些老人家过去的影像。遗憾的是，古井村黄

家80岁以上年长的老人在世的已不多，能够了解抗战时期大老股情况的也甚少了。在村头访问到了70岁的黄世宝老人，他是大老股父亲的本家侄孙，也只是星星点点道出了听上辈人说的有关大老股的故事，所幸的是，他对大老股晚年的印象却记忆犹新。

黄世宝回忆道，他印象最深的是六七十年代，经常在古井这条老街上见到挎着篮子的大老股。她步履蹒跚，每次路过这里，总是笑眯眯地和老乡们打招呼，她善良慈祥，和蔼近人，大家都知道她是“芳林嫂”，抗日有功，都很尊重她，喜欢听她讲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事儿，许多单位请她作报告。“文革”时期红卫兵大串连那会，多次见到老人家被红卫兵团团围住，听她讲故事。她手里曾有毛主席语录本，讲到日本鬼子投降，全国胜利时，她会激动地举起语录喊毛主席万岁。大老股没有什么文化，大字不识，但她对过去曾为铁

道游击队、八路军送信、掩护伤员，和鬼子周旋搏斗的往事记得十分清楚。她直爽健谈，爱憎分明，嫉恶如仇，一提起日本鬼子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义愤填膺。一次，在临城街看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她也赶去观看，银幕下面她一边看一边向周围的观众讲解，当看到影片里出现芳林嫂时，她觉得情节和当年自己为铁道游击队送信的史实有点不一样时，猛地一起身到了放映机跟前，举起拐杖就要砸机器，电影放了半截只好收场。记者问到大老股娘家还有啥人，黄世宝说还有两个亲侄孙叫黄世明、黄世亮，在薛城常庄镇前大庄务农，老家这里已没什么人了。

今天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，我们探访、追忆当年大老股的英雄事迹，依然会记得她那可亲的面孔，音容笑貌。老人家离开我们已近40年，但在人们的记忆里，永远忘不了她讲述打日本鬼子时的情景，大老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(十四)

1945-2015

